

社会分层与农民教育价值观的变迁

李宝艳

(福建农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社会地位,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特点。这种社会分层极大地强化了农民对教育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教育价值观经历了沉睡期、苏醒期、困惑期和理性期。当前,应树立职业农民教育观,完善教育体制并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参与竞争和向上流动的能力,促进阶层结构合理发展。

关键词 社会分层;农民;教育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09)02-0046-05

Study on Social Class and Changes in Education Values of Farmers

LI Bao-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jor features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tiation is that the change of social status is decided by individual efforts. This social stratification has greatly enhanced the farmers'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farmers'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the sleepy, waking up, confused and irrational periods. At present, the class structure should be a rational change by setting up a vocational farmers'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creasing their income and enhancing their upward flowing and competitive ability.

Key words social class; farmer; education values

教育价值观的转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分层与农民教育价值观的关系密不可分。虽然社会分层影响和决定了社会成员对教育资源的占有,但同时教育具有促进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的构成正在从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教育改变了广大农业劳动者的命运,而农民教育价值观的转变又对农村、甚至是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建国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民族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再存在。我国社会只剩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分工的细致化和现代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21 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首批成果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首次详细阐述了我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

中国的群体划分为10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等^[1]。这说明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正在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

可见,随着改革过程中的社会流动加剧,一些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先赋因素,如出生地、户口类别等的功能逐渐弱化,而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则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社会中层乃至高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2]。因此,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农民对教育的认识与追求,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

二、各阶段农民教育价值观的特点

改革开放前后,在不同的阶段,农民对教育的认识是不同的。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的流动机遇的增多,农民的教育价值观越来越趋于理性与成熟。

1. 农民教育价值观的沉睡期(改革开放以前)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分层对于教育观的影响是微弱的。建国以来,由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应运而生,即我们所说的“身份制”。这种制度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作为社会屏蔽的基本指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分,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身份制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的限制,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的联系。身份制突出,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它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3]。同时,1952年底土地改革完成后,全国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逐渐好转,贪图安逸、不求进取的小农经济的思想不断抬头,“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思想在一部分农民中漫

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大多安于现状。

2. 农民教育价值观的苏醒期(1979—1991年)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引起农村管理体制连锁反映,到1984年,办了25年的人民公社寿终正寝。这对农民来说,无异是获得了又一次解放,解除了身份制对他们的行动造成的一些限制,农民获得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科学的教育制度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给农民带来了同等的教育机会。农民对教育的关注度逐年提高,使自己的子女进入上层社会,不再像自己一样当农民了,名正言顺的道路就是接受高等教育,也就是农民口中说的:上大学,鲤鱼跳龙门。但是,由于把城乡分割成二元社会结构的户籍制度还没有改革,农民的流动和职业选择仍然受到户籍身份制的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改变仍然受到以户籍身份制为依据的评价标准的影响。

另外我们看到,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明显地分成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大批的体力劳动者迅速参与到了市场经济中来,而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却并不明显。体力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后,立即从市场经济中获得利益,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在改革初期农民收入的大幅度上升。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聚集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还远远没有进入市场经济,因而脑力劳动者从市场经济中获得利益也就很少。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脑体倒挂”^[3]。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们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因此在这一阶段,农民对改革基本持满意态度,他们虽然对“知识改变命运”、“通过教育向上层社会流动”等有所认识,但要求并不迫切。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

3. 农民教育价值观的困惑期(1992—2002年)

改革是一个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90年代以前的改革是从再分配领域开始,然后逐渐延伸到其它领域的,它的结果是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获益,使得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财富增长带来的快乐。而

此后由于受到利益机制的影响,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伴随亿万财富所有者涌现的是低收入者阶层的出现,且这个利益受损的群体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近几年对全国 60 多个城市 2 000 多居民的抽样调查,1997 年到 1999 年连续 3 年,被调查者都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收益最少的群体,第一是国有企业工人,第二是务农农民^[3]。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上差异明显。当农村家庭的孩子还在因为负担不起基本的教育费用而不得不面临失学或辍学时,许多城市家庭尤其是富裕阶层的家庭却也已不再满足基本的教育需求,而是更注重教育消费的质量。据统计,仅在 1994 年,全国各地就创办了 300 所以上的所谓“贵族学校”,这些学校拥有一流校舍、一流设施、一流师资,以及高昂的费用,这与“希望工程”是两个极端的写照^[6]。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还有所下降,其收入与其他阶层的差距在拉大。由于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农民增收困难,对前途没有信心,他们迫切希望子女能够有崭新的生活,而不是沿袭自己的老路,用长辈们的话来说: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像我们这样贫穷,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他送出来。这基本上是所有农村人心中的想法。

由此可见,农民接受高等教育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们除了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农村户口外,没有其他的途径。农民教育观念转变是一种进步,然而教育成本却超出了农民的生产能力。农民为了教育不得不节省其他的消费,甚至是靠借贷来上学,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急剧的下降。据调查,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教育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 30% 左右,有个别家庭的教育消费占家庭消费总额的 40% 以上。而 2001 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家庭教育娱乐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 13.0%^[5]。从以上数字看,农民的教育投资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为了子女的教育费用不得不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让子女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为了自己的教育信念,宁愿承受物质上的拮据。

4. 农民教育价值观的理性期(2002 年至今)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扭转了农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2004 年至 2007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 4 年超过 300 元,2007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4 140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9.5%;2008 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2 528 元,同比实际增长 10.3%,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6]。

同时,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含金量”非常高的支农惠农政策,2006 年的年全面取消农业税,2007 年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村 1.5 亿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与此同时,国家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从主要由农民负担转变为由各级财政负担。为了使更多的贫困生接受高等教育,不让学费成为他们上学的绊脚石,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帮助学生减免学杂费的措施。据统计,目前我国高校的国家助学金每年能资助 340 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各省和各个高校也积极寻求贫困生资助办法,通过多种渠道申请来自各方面的助学资金,让贫困生完成大学学业。

农民收入的增加,与教育投入成本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能够在较为轻松的前提下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尽可能的教育。另外,一部分农民已经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的观念,能够迅速地接受现代农业技术,通过从事种植、养殖等行业,找到了致富的路子。“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传统农民形象,在他们身上,正在逐渐改变。因此,他们不再象从前那样盲目渴望离开土地,而一些大学生回乡务农创富的尝试,又给了农村青年另一种启迪与希望。农村,又成为青年人大有可为的舞台。这些都对农民的教育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农民对教育的认识开始趋于理性,他们希望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但又不盲目地渴望进入城市。教育,成为农民改善生活状况、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

三、农民教育价值观变迁评析

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教育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的不平衡,又使相当一部分农民望而却步,这成为农民从低

收入群体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障碍。

1. 农民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教育观念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的理念在他们的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他们普遍的想法就是要孩子能够接受高能教育,至少是想让子女能够接受更多的教育。我国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同教育特别是农民教育观的转变密不可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农业先进实用技术之所以能得到大面积推广,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异军突起,农村富余劳动力之所以能大量向沿海地区和城镇转移,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数以亿计受过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作为基础和支撑。

2. 社会分层是农民教育价值观转变的推动力

为什么会出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呢?一方面农村中低劣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厌倦了农村生活。另一方面,个别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拥有的良好的生活条件给农民以刺激和示范作用,所以农民愿意支付巨大的教育成本,使他们的子女脱离农民角色。农民教育观念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观上它是农民为了摆脱农民的角色,而不得不走的道路。然而它可以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农村的发展积聚人力资本。农民通过教育流入城市变为城市人,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打开缺口,对促进中国的城市化,促进社会阶层合理分化起到不可限量的作用。

3. 巨大的教育成本是农民子女继续接受教育的主要障碍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更多的是基于个人的后天努力,但社会分层对教育观的深层影响却使家庭社会背景等先赋因素的作用增强了,不同家庭的子女从一开始就难以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现行教育实是应试教育,考上大学是学生读书的唯一出路。在农村,当前高中及大学升学率仍然很低,而初中、高中严重忽视学以致用,毕业的学生没有劳动技能,对择业、就业没有多大帮助,农村子女在读完初中、高中后仍是回家种地或外出打工。而这种简单的劳动,具有小学、初中或高中学历差别不大。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学生及家长中漫延。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费用,又使一般农民家庭难以承受。一个中等收入的农民家庭能勉强负

担一个高中生,如果有两个高中的学生,或有个大学生,多数家庭将为此负上沉重的债务。研究表明,学费每增加10%,就会有大约11%的学生因为难以负担学费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7]。而大学毕业后的就业难和就业后的低收入,又使农民教育支出与收入水平不对称。这也导致了作为低收入阶层的农民通过后天努力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机会有进一步缩小。

四、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促进阶层结构合理发展

党的十六大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首次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十七大更是把“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列入2020年的发展目标中。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促使农民通过接受教育,提高参与竞争、向上层流动的能力,对于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树立职业农民教育观

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农业和农民的概念和内涵均发生了变化。农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概念,而是“农、工、贸”结合,第一、二、三产业并举协调发展的大农业概念;农民,已不再是一种身份,而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因此,应树立职业农民教育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农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类教育相互衔接、相互沟通、互为补充的灵活的现代教育体系。目前我国农民中接受过系统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第二产业的1/8。新农村建设的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提出了迫切要求。为此国家至少设立了三大“培训工程”:一是“阳光工程”,仅2006年就拿出6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培训350万农民工。二是农业部的“百万中专生计划”,计划用10年时间为农村培养100万名中专人才。三是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在“十一五”扶贫开发中,要确保每个贫困农户有一个劳动力接受培训。这几大工程为农民提高职业技能、找到更多就业岗位提供了新的契机^[5]。可以断言,树立职业农民教育观,让农民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将为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完善教育体制, 提供机会平等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我国农村教育无论从升学率、教学设备配置, 还是师资配备等方面来看, 都远落后于城市教育。这就要加大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 并且加强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水平的监控, 建立、健全教育经费支出监督检查制度; 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地区开展 12 年义务教育,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 12 年制免费义务教育, 中国要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 就要加快人力资源培养, 提高劳动者素质, 就必须加大对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尽快实施 12 年制义务教育。在大学中, 要根据各个地方经济发展程度, 实行学费分层制, 贫困的考生缴纳相对少的学费, 以减轻他们的负担。此外还要健全大学中的奖、助、贷一体的制度, 能够使贫困学生顺利地完学业。只有积极创造条件, 进一步扩大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才能使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在最大程度上享受教育平等, 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优化自致性因素, 增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竞争能力, 才能加速社会分层的垂直向上流动。

3.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降低教育消费比例

要让农村贫困家庭从沉重的教育负担中解放出来, 让农村孩子上得起学, 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 使“农民子女因为没有钱而上不起学, 因为上不起学而缺乏知识和技能, 因为缺乏知识和技能挣不到钱而陷入贫困”的现象不再重演。为此, 必须切实增加农民收入。首先, 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继续深

化农村各项改革, 减轻农民负担, 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其次, 要加大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的改革, 增进社会流动。现行户籍管理体制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自由迁徙, 影响了农民通过劳务来增加自身的收入。户籍制度改革将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知识、智力和智慧创造条件, 也必将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建设、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比重的强大动力。再次, 调节收入分配, 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通过各种财政税收和福利保障政策, 缩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

参 考 文 献

- [1]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7-31.
- [2] 高璐. 论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J]. 当代教育论坛, 2006(7): 46.
- [3] 李培林. 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7-28.
- [4] 秦阿琳. 社会分层视野中的教育消费[J]. 文史博览: 理论版, 2005(10): 47-49.
- [5] 王永前. 建设新农村: 中国亿万农民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J]. 半月谈, 2006(11): 5-7.
- [6] 周英峰, 王飞.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喜人态势[EB/OL]. (2008-08-28)[2008-09-12]. http://www.gov.cn/jrzq/2008-08/28/content_1082068.htm.
- [7] 吴宏超. 我国目前的教育机会分配与教育公平[J]. 教育与经济, 2003(3): 18-20.

(责任编辑: 陈万红)